今白華堂文集

愼獨齋吟賸序 代阮儀徵師

余論詩雅不主宗派之說詩者抒情繪景紀事也古今分軌徑塗多矣上泝漢魏降逮宋元匪獨體殊將繇題異故山水登臨發響於陶謝廟堂應制飛藻於沈宋事紆情激則杜蘇騁其豪翰情深景淺則元白抒其性靈因是推之天假善鳴各不相易後人隨遇爲詩因題立體猶聲歌之各有宜而已或專宗一代或代取數人皆非理也又詩主言志非爭勝之事既於古人體格隨宜取用復欲上掩前美亦徒自苦人生數十年藉此數卷詩令後世知吾之情景事足矣況情景事萬變不齊雖復紛紜往轍終亦自有

生平古人不我掩也揚粃積薪之喻匪我思存已山陰童鶴街前輩以翰林起家鴻才碩學遭逢
盛際蔚爲一代儒臣旣沒廿三年後讀其詩老輩風流如在目前夫其賡和
聖製雍容揄揚非授簡鑾坡即矢音扈從想見
兩朝奏御承平雅頌炳焉與三代同風若適直上書房應
教及澄懷園酬唱諸篇則三天淸切温樹在望大小三昧迴翔嫻雅余曩昔聯裳光景彷彿遇焉至於輶軒秉節皇華屢詠草木山川文星留照矣其他詠古賦物懷人行旅贈答洋洋乎盈耳哉嚴壑故鄉江湖烝歲千載青史之英

靈一時海內之人物皆先生之情景事也先生於詩蓋託迹齊梁初唐間其律切變化特近少陵亦時出入於玉谿昌谷但辭事相稱無取强合按其題皆齊梁初唐之題也少陵玉谿昌谷之題也題不如是則詩不如是矣豈規規宗派哉又其取徑適已才壯意新生平之懷抱蘊蓄略見

全量亦不求異於古而自異云爾豈爭勝哉嗟乎穆如之

風雲山韶濩之音迴而卽之先生在焉其殆余斯言否也

寒香娛壽圖詩序爲鄞令孫君嚴

華之寒者至香故君子堅植其骨奮其芳烈不汲汲近功近名而行業以馨邑大尹孫君有焉其莅鄞也鑒於造民大疊子五蠹六蝨以其間也轄乘之奔息鼎之熾門庭堂皇蕭然若非復劇治焉持旣定事迺備倜有捋橋跨甬衢風泊濤嶽常溺人令林總過衽席矣有堂育嬰獎壽夭昏令䄡而飼愈於其家俗壞諱出匪拯惟擴令法維具戶則撥猪自觀察郡伯交稱曰勇始入皆難是三者故也或曰奚獨勇吾見使君心畫手訂諸涸乃公者崇飾者冒者無適與焉冥冥乎經緯哉至夫鬟櫛豬薔惟農畝是利其亦

異乎一心穿地者矣余方擬有述辱以同出常德尚書門
寵睠斯卷是月也寒梅欲華天淸日照冬心鬱勃江城皆
香桐君九里洲其在是歟頌君子者可以知所自矣詩曰
無忝爾所生走也敢申以歌江淸兮鏡無塵香雪灑兮江
天春娛壽母兮宜子民

王笠浦詩集序

王穫軒明經以其叔祖笠浦先生詩集見眎詩凡三卷皆篤雅可誦按先生事蹟詳家傳其學由毛詩以通諸經則韻語之合於温柔敦厚之旨夫何待言顧余則自有欲述者憶乾隆丁未始與先生薢逅里人家其容穆然以莊其氣沖然以和其言詞纚纚然質而雅盡而不殺時余猶少未由闚鄉前輩底蘊然已私心矜式之其後客遊每黃昏出西郭先生曳杖門外遥見輒招手或就舟次相問訊及余直樞院班首爲何竹居侍讀言次佩服師訓特至適聞先生訃對余流涕者蓋累月甲戌乙亥間晤方松磐觀察

於關中語及先生亦未嘗不欷歔感泣也近二十年來何方皆持節邊徼余罷歸戢影每念疇曩因二君風義之古有以見先生德業孚於友教致爲吾鄉耆舊增色以余蚤日所見印之良不偶然乃今而得更讀其詩其詩與其人也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人之心術性情顧可以筆墨假耶履軒嘗肄業月湖書院余悉其爲人與所學皆彷彿先生比歲連受知於道州尚書新城宗伯亦如先生遇王文端時矣而履軒以優行貢京師方繼前人未遂之志而昌大之爲尤可喜者故於其行歸是集而書其端詰余之儀先生者適久而爲之喜且將以諗何方二君也

御製文初集跋

古今文字莫大於經經莫尊於五經然或一書作於數聖或本數聖述成一書雖以羲農祁姚姒子蒼姬之盛心法治法若合符節猶且各自爲編緜歷幾千載經宣聖删定表章然後五經大備若乃躬攬萬幾心通三極根柢性道洞徹天人探載籍之大原垂不刊之鴻教吐辭爲經觀文成化則曠然今日而始見焉我

皇上聰明天亶典學日新維嘉慶八年

御製詩初集鐫成傳播中外天苞地符日新富有勸歌所被萬物揚詡咸被至教以仰覩體元居正之隆亮哉

睿哲之宏陳聲詩之極軌韞乎易茀乎書緪乎禮檃括乎
春秋矣茲復蒙俯俞臣等所請編刻
御製文初集自丙辰至乙丑其六十餘篇爲卷十臣等伏
而誦之心悅誠服畧舉大端用抒管闚錐指之識謹按卷
首列經筵
御論尊經也論題及四子書而義主於經如元善長人自
強不息惠心勿問教思無窮甘節制度大師正衆所以彌
綸天地之道成天下之亹亹者易也舉禹謨養民之善政
體洪範建極之彝訓闡湯誥降衷之微言析伊訓言學之
奧義昭昭然日月之並明參辰之錯行者書也夫易

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春秋以道義必合五經而後聖人之道全必綜貫乎五經而後聖人之言立謹由經論遞按之著原誠勵勤政即先天勿違後天奉時之旨耆功三省垂諭百官即詢事考言立政詰戎之經頌盛京頌十全即清廟生民有聲下武之什紀松山戰勒聖德神功碑即大一統書五始之例記南郊北郊即祭義祭法祭統之文會而通之紛綸貫串於五經靡所不賅且夫邪正之分才德之辨理參夫太極用著夫柔剛易通卦驗所謂正其本萬物理也導言納諫賞罰勸懲戒捐廉厲

撫郵謹倉庫之儲申停獮之義懍戒石之文知人安民有非文酌武稱程典羅匡所能逮者書璿璣鈐所謂垂文象布節度也

皇朝詞林典故之考

聖製詩文木蘭圖冊之跋仙館之矢音全集之揭序

熙朝雅頌之弁言雍容揄揚用昭治世之安以樂者詩含

神霧所謂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也至西之志工賑衡樓之表廟碣有舉必書書皆足法者春秋考耀文所謂神所輸向人所樂歸也於毓慶宮有記於隨安室養心殿於刻漏瓦硯皆有銘儼乎若戶牖盤杅几

虞劍帶劭容周旋斯須不去者禮含文嘉所謂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凡此豈嘗執筆擬經而左右逢原隱然會經旨於語言文字之外何哉聖之訓名曰經

帝之學亟爲範其道同故其揆一方今寰宇同文重熙累洽一民一物猶無不仰壓

皇情攸爲

睿製宜乎發編所誌經世育物之大成就鑪冶罔越範圍經解不云乎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蓋見於文必見於政治風俗凡夫絜靜精微疏通知遠溫柔敦厚比事屬辭恭儉莊敬廣博易良之教胥率士而漸摩之人心之淳漓世道

之龐鴻益將超鑠往古協應文明斯可拱而竢耳抑又聞
經與緯合以成十故有十經之名今
皇上丕承鼎祚十幹始周八極四和欣際昌會而丹圖翠
蘊適出乎其間自是而衍至億秭京垓積章蔀以增卷帙
將合易之策萬有千五百二十書之篇百詩之篇三千春
秋之國百二十有四禮之儀三千三百以上紀
天章之宏富焉臣等幸預編摩攷五經之緒研思緬溯以
告天下萬世之誦
聖言者庶如瞻五緯眺五嶽略識崇高於萬一云爾

御製嗣統述

聖詩跋

臣惟古昔神聖受命之君必有豐功懋德積累之業以延

期流祚昌奕後裔故基厚而勢崇源深而澤長遹耀之烈

繼繼承承久而彌昌者蓋天人相應理數自然之符然文

字以來記頌歌詠所稱述者未有如我

大清之至盛極隆也嘗伏讀

御製全史詩所敘自羲媧以迄勝國三五之紀聖人迭興

譜系雖同不主繼嗣夏商賢主間出皆僅克守緒莫媲禹

湯惟迨有周后稷始肇基邰民十六王而武始居之故其

積基樹本高出前代然上溯厥先皆終守侯甸之服非崛起在此位者漢世高光相望中歷文景僅適小康魏晉以降唐貞觀宋建隆及元明開國之際亦庶幾乎道泰然以言世功世德益遠甚矣

聖朝龍興東土開𠠫億禩

列祖列宗聖聖相承以佑啟重明襲熙之景運我

皇上丕纘鴻模祖述憲章一家之隆震鑠萬古仰惟

太祖高皇帝㞑斗極遡天關舊十三甲破明師四十七萬衆外拓基迹而覆育列國內定都宇而綱理萬事所以造

邦受命彌綸天地之道者傳之於今

皇上秉執權輿每事必率初從朔故天下享利服教畏神

如在

高皇帝之世

太宗文皇帝天造神斷恢闊大業定高麗綏蒙古以控馭

中夏而元模軌物甄陶群品典章制度垂示無窮

皇上申廸彝訓是訓是行故天下守典承庥祿毓滄懿如

在

文皇帝之世

世祖章皇帝以時雨之師拯救四海生靈出諸塗炭神鼎

既奠寶興輯甯禩將之士感興滅繼絕之仁來蘇之民崇

衣租食稅之利自前明中葉以還朝野晦盲否塞垂數十
年
大聖膺運乾闔坤闢懸緯昭朗敷文化以景俗一車書而
徠遠殷咨綱謨規畫萬寓立定大法炳若球圖
皇上垂拱守成宅中圖大故天下豫順氣象清明如在
章皇帝之世
聖祖仁皇帝御極初載值疆宇之不甯式宣睿略以薅稂
莠既剪逆藩底定沙磧西藏臺灣莫不格來迺并容徧覆
涵育休養崇經術以淑之復租稅以贍之展義以發其愷
恤刑以保其生是以六合之內銷鋒灌燧囹圄空虛餘糧

棲畝絃歌被野迄今百有餘年

皇上推恩布惠俾仁風衍而外流故天下熙熙皞皞吟德

懷和如在

仁皇帝之世

世宗憲皇帝握機攬要公聽並觀灼見群下之賢否周知

民生之利病畜苗蠲於編戶紓丁稅於減額勵官方於預

糈用能使家給人足大法小廉一切經世貽謀悉皆止於

至善

皇上智周道濟敷時繹思故天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如

在

憲皇帝之世
高宗純皇帝天縱至聖掞綱廓紘乾健恆久六十餘年如
一日基於至誠大孝以篤祜錫類養才育賢於文治集千
古之大成於武功昭十全之勝算藹先聖心法之傳散甯
圖史發列禮樂經姬孔制作刪定而後積千有餘歲之究
佚謬舛以得折中一旦兼綜而條貫之紛賾之數藹然悉
當而訂戎經頒
御集字惠益下省方觀民諸政教理大物博尤非聶籍所
經見者西北甌脫諸部開關未通南徼僻夷遐俗異巢碉
藝苗獞雖處中土各恃其陋從古皆稱化外天旗一指靡

不風飛電埽慴慄犇走翹誠闕下而典屬所隸各遠服要
復不可究殫巍巍乎
聖德神功與上天同量是以總集福應延洪純固無疆之
慶貞復啟元迺授受乎一堂
皇上寅紹丕基自嗣位親政以逮於茲重光邳治日引月
長故天下臣民無遠邇內外咸仰久道化成會極歸極如
在
純皇帝之世而
聖天子猶且亹亹累世之繩承惕孜肩之閎鉅方單心宥密
紹庭夙夜以祇適乎

前甯也方稽舊章循大下以研諸
睿慮也
聖謨洋洋備哉神明之式
宸藻布濩述而兼作至博至大凡六十篇為一卷蓋前古
恆以繼述為難者或其始法度甚備其後遵考不明寖以
窳忘雖有英喆之君張皇補苴勢固日趨於缺略爾
國家栔天絜地經緯無所不貫而因時建事
先後聖遞監成憲以修而兼用之故增高繼長裕後光前
盛美之積久益賅章章可紀於今者
南郊北郊精禋昭格之儀

壇壝堂子祈祀報謝之誠呼吸感應桴迓響臻此

列聖之所孚契

昊穹備甄靈貺者也

臥碑鐵牌金鑑之祗循

寶訓實錄宮史之纂述觴勸盛京鐫碣松山惇敘宗室錫

讌錫訓而廣之以備科軫念八旗歲增養育兵丁而申之

以箴儆此

列聖之所以作則垂憲保世滋大者也御殿以勤政闢門

以納言批摺召對百工允釐庶獄祥刑一歸明慎此

列聖之所以綜理萬幾者也頒帑以治河貸粟以賑歉天

津五臺時巡布澤集塞藩於獮典增越南於貢圖此

列聖之所以撫柔萬方者也而況經筵典學幾暇覽古奎

章已成夫三什館籍更稱夫萬卷

親臨辟雍及翰林院擢進士每科數百人於

列聖之所以觀文顯俊輝映彌光者如此加以

睿謨廣運廓清三省鏟新兵之餘沴靖蔡朱之逆氛近者

粵省奏績山陬海澨遂皆永享昇平於

列聖之所以耆武詰戎奉揚乎無外者又如此蓋

聖性之聰知見知必皆發揮於事業故加勞勤勤而體之

備

聖治之善繼善述凡所措施皆以昔證今故念茲在茲而語之詳以是播爲篇什光耀倍彰鴻業麻德若日星之在天因而重之猶苞符之衍策洵乎

大清之至盛極隆爲文字以來所未有也嘗觀於詩雅頌之作多述王業所由因以見周家天命實昭顯乎后稷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以至於公劉去邰即豳身服厥勞克篤前烈其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以至於太王去豳之岐肇基王迹其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至於王季能制義以勤王家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至於文王修舊德以新命其詩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至於武王繼文

之伐而光有天下其詩曰武王烝哉由此言之彼僻處西戎一隅務其穡事敦其風化推其奕世載德之美爲足以發祥流慶者猶如是之信而有徵我

大清謨烈存乎

六世亟夏之量逾成周萬萬也詩雅頌徒以薦告鬼神其著作皆出於當代臣子今以

聖述

聖炳諸典訓爲萬世規又非雍容揄揚之得以彷彿也至於勤屡省楙乾乾情見乎辭至深且切論者謂成周最盛之時而有泂酌公劉卷阿之進戒故兢兢翼翼治日益長

以
聖人自强不息之旨揆諸詩人所言復何如哉然則
燕天昌後垂裕乎奕葉雲仍而申之以無極延光美大護
卜世卜年之悠久而持之以寅虔使
臺圖帝籙超軼前史寶命之凝疊厚孔固茀祿川至以莫
不增語曰明德盛者光靈遠又曰永永年服我成烈此之
謂也

書方望谿祭王崑繩文後

希顏孟乃士人之極軌無敢言希孔者孔以後希孔希舜文惟孟子一人亦可以人心覘世運矣然王通擬論語焉道魏闕且公然以孔自居雖賢愚有別其不可為訓一也則後人之不敢希孔固宜嗚呼豈孔子所望於後世者哉

題張忠烈公小像

前六十年吾宗老以六月九日會同人城北祀蒼水公歸語客曰往年但翦紙爲神主今乃有人出公獄中像瞻拜幸甚因具道公狀貌客色駭連詰像藏誰氏若一發難將立禍者宗老笑斥之喻以
朝廷曠典方專謚公曰忠烈矣乃逡巡避去旣而有書傭受富人屬爲繕公奇零草並代覓工繪像卷首者忽相約獻之官欲以逆悖制富人良久方解是時
錫謚蓋已十載餘猶尚如此及嘉慶戊午余在武林以寒食拜公墓則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之徵士全浙十一人咸在或議樹碑以彰

褒謚且欲購公像上石萬近蘧先生福其祖父故謀葬公

者私謂余曰當時之人度

朝廷視公爲擬攙草澤故從而詆病莫敢贊公一詞豈知

聖度如天披瀝白日若此哉余因對葬表占句云神化間

丹青人惝怳翺翔蒼蒼南屏山見公眞面目此數事嘗往

來余胸中不能釋者今徐孝廉琛代其宗人勗題此卷余

思公事詳南雷鮚埼兩集中濡筆之人自必能擷以發潛

抑

天壤照耀萬古奚更需揚抡爲獨數十年來

國恩所被收藏家得無意外之虞以至於今是其可深幸
而更宜慎守之者觀綬書此誌幸也道光己亥九月朔日
按公殉節時附公首而葬者實鄞人紀五昌也前後百餘
年間鄞之人心風俗竟一變至此

題胡綺茗總戎父子小像 像在深柳讀書堂書卷

余以壬戌春仲與綺茗胡君定交於武林都司綴帶輕裘之暇識燕頷之當飛騰也已而君陟參戎晉都督兩謁政府會余直西掖握手甚驩甲戌余自金城奉諱歸君在林下矣月出東山夜造狹室虬龍鸑鳳英英座隅或捧觴上壽或握衣請業者長君小茗通守次君渠問太學也日月不淹一載電逝君返道山余始投袂披緇帷上影堂俯仰生平中心悼矣太學奉遺言執經吾門體素値鯖溺苦於學絕脈之處頁幾予懷丙戌試鐙之夕赴通守君飣盤雅會酒闌燭炮屬題斯卷念太學方病嘅焉輟辭以迄於

个嗚呼孰謂閬中玉雲亦隨埋塵土耶錦軸尙新墓草將宿杜陵灑涕於蜀州退之抱腕於殿監對此交集情何以任夫夏侯之游曇倩虛贊猶能孝標之答秣陵徒嗟懸劍況都督文武威風略具表志太學才行卓犖亦播人口音微未沫余奚贅焉所期仰蔭雲天俯布柯葉門材蔚榮有若高棚則迺守君之封植也卅載書堂春風猶昔不使無漢津之歎矣戊子四月八日

題萬氏貯香館藏帖三則

乾隆初館閣楷書多法率更而加以豐潤遂成熙光方一派惟薌林相國寓圜於方遒媚獨出蓋山舟侍講淵源所在侍講爲近數十年南方一大宗先河之義當其輸之此書尤足證也

儀邸書擬試帖詩三首成邸書恭和

御製詩元韻三首某二十年前內直時所得珍之篋衍今爲萬氏貯香館借鉤上石近世諸家法帖雖廣搜博采如藥籠無所不備恐未必有此龍芝鳳术也

甘肅吳孝廉鵬翔走千里來受業關中書院以王孟津手著

詩文殘稾兩巨册爲數盈可尺有五寸闊九寸弱爲帙凡六十有九狂草中往往頂行間出大者過於蓋小者僅如活東一筆飄縮結三數行古藤纏老樹豐茸離披橫空直上勢欲出宇宙之外卽鈍敗處無非鐵索金繩昔竹垞翁歎其鋒銳如刀劍所狀殆未盡者每展閱爲之絕叫其詩文之雄奇高古蒼涼激越又使人歌泣隨之矣時香館帖式隘於邊幅遇此將有材大難用之嘅且慮石工棘手聊擇其完整易鉤者數片付合勒石俾世得嘗鼎臠闚豹斑而余家有如許墨蹟殊不忍默默自閟以負瓌寶因附誌其槩云

題董香光書軸

右綠素董宗伯書牘詩尾十字爲誰何截作楹帖鬻於市翰林孔目王竹生用百錢易歸裝幅仍斷其中以識海圖天吳之拆爲可哂也自北碑變而南帖書道始緐然古碑版萃文出於近世者甚夥緣楷墨蹟則有日減無日增且如二王正行卷帙充棟一尺於桓元再尺於梁孝元帝不及二百年遂已蕩盡唐代一二殘幅乃球圖不啻矣天下寶物有力者必求其完美且多蓄之俾造物得乘其聚而付諸劫古今息耗遷變類然嘗聞前明內府藏右軍酒肉帳一條祇肉二觔半四字竊歎若自晉時即似此奇零散

布則逃劫者必多安知不與碑版碎文迭出於後世鷗波香光今之二王也吾鄉薛千仞先生謂吳中書畫若董若文皆將名世此其並時人所言尚未必料今世香光之見重至於如此然則再閱數傳將視二王又何如而收藏家萃於董趙最富吾懼其爲桓蕭之續此十字之係於香光亦重矣哉王肩滿篋不成寶蓋非篤論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至數字而後知其貴耳昔鍾尚書紹京破產求書僅得右軍五紙吾爲此幅作異日想則孔目百錢已抵鍾尚書產五之一矣若雲間墨妙所稱鍾王腕底紛闘爭者十字中略見其概必無贗鼎之慮也

題張明府畫天竺僧卷

余表兄張雙湖明府少時工爲人物晚乃六法俱全蔿錄必盡此其三十許時作不知臨摹何本君亦自忘之一展卷但覺筆墨緊細神彩秀發一點一拂奕奕動人殆無纖毫遺恨按古畫家自顧陸至龍眠皆喜畫神佛及天竺僧卻無羅漢像羅漢始貫休畫余見之嶺南光孝寺乃是中國人有道之容近時丁南羽輩貌番僧爲羅漢兩失之矣是卷面部衣紋及部從執事無一非番俗光景人數亦不與應眞合蓋古本天竺僧也度其所摹卽非顧陸亦必是龍眠畫舫錄稱公麟畫東西南北人咸有區別玩此彷彿

可見豈即明御府所藏之禪會圖耶劉文房作僧繇畫像記事涉語怪余所不取但摹古本最可重顧陸一派眞蹟久盡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覩譬書之蘭亭雖無眞本世猶以摹本爲至寶並不必定武神龍矣聞龍眠於顧陸僧繇道元等名畫得之即摹故繪事冠絕今古且古人作畫務精匠格如石室畫像等可證至董巨荆關始尚煙雲皴染轉非古意君由摹古入手故晚年山水筆力迥殊亦可知其得力所自也卷始落君外家王氏輾轉復入君手其世世寶之

柳汀義學記 代

吾嘗謂成周閭塾之制可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然必與鄉遂井田相輔乃得行東遷以後良法盡廢所稱八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諸家自爲之而上老庶老坐巷中左右塾以教者稀見於經傳則自周衰列國已無從而行此矣況後世哉古今有治人無治法惟學亦然苟爲之制而又得有明道義習教事者其人則庶乎雖今猶古曩余宰臨海因邑舊有小學三爲興復之俾收教孤貧家子弟比視若有效者既調鄞思就城四門近遠設義學四明年冬捐廉倡率里士訢然競助經之營之規制閎備四學以次考成

此其近南城者曰柳汀義學因地之名以名也定額師三人徒六十人他學稱是鄞籍視臨海人戶尤繁俗雖阜度其貧無資而預此者猶千百之什一其能使人無不學如古閭塾耶雖然學所以化民成俗古之教小子自洒埽應對及於禮樂射御書數其本愛親敬長其節隨行隅坐循循然習其事安其心旣長而深究其理卽以闚聖賢之域無難其或質不足以有造而徙業爲農商工賈則亦知禮義崇廉恥言必忠信焉行必篤敬焉寖被寖廣以至於未嘗學者爭慕效焉如是而欲俗之無滔不可得也蓋風化者治之要余之爲此豈徒以煦濡孤寒小兒俾略識文字

記姓氏哉且使學而化性起偽雖其尤穎異之資能繇是以弋取一切滋足爲風俗患故余尤兢兢於是而以爲必師之得其人鄞在宋慶歷淳熙間大儒迭興卒處隱約以教誘里子弟使東海一變爲鄒魯故至於今學者頌諸先生之功弗衰試從桃江游之其南則竹洲沈端憲之講堂猶可識焉其北芳草洲卽今之碧沚慈谿楊文元公暮年開講處也曩日宵燈雨笠遊於斯萃於斯皆衣逢而冠進者耶毋亦有如孔璇叔仲會以侍闕里者耶師哉師哉桐子之命凡我同志曷亦式時前哲鞠立師道以嫩風俗乎是學成於道光辛卯五月自鳩工庀材迄於置田資經費

凡用白金為兩計者五百鏹為緡計者萬一千百五十有奇役鉅而費繁不可貨也書於石用以諗後之人

同仁義學記 代

自余剏設小學於鄞城四隅紳士衿民相率出貲庀役工既竣次第以石章來請一爲同仁義學城東曰君子營者其地也維先哲有云學所以學爲君子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其首篇夫子言學次以子有子論仁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入孝出弟弟子之事而君子務焉然則非仁何學非學何所謂君子其權輿皆在爲弟子時鄞之東沿江濱海出其闤闠市舶所集閈廛列隧混品物爲一區諸少年以聰明材質交貿互競於其間總總摶摶不可殫計庶矣哉既富矣然余每覽劉夢得觀市之篇輒喟然

興感以爲教訓正俗宜於此尤致意也而志乘載甬東獨善坊嘗建書院年運以來風流闃寂樓迂齋鄭安晚史靜淸諸先生之遺澤鮮有存者三代下鶩功利如管子猶別立士鄉而著爲弟子職以相教授矧欲變齊至魯以至道其又將何從抑天機嗜欲互爲消長富人窶人之子猶沃土瘠土之民習相遠也禁其爲彼開其爲此因勢利導宜莫若童牙而孤寒者乃今得是學以造之昔王文公始立鄞學書請杜先生醇其略謂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其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夫蒙稚之人偭介於聲利之區有侵尋而陷溺之勢其爲

可矜孰甚縣有道先生者出苟不忍使之不同其所有必將教以孝教以弟俾事親敬長之心油然自生因而鼓舞作興以偕進於道春木之萌非天地之仁氣歟如是而名之曰同仁當已吾因是思君子焉在唐季干戈之際江夏侯於茲延俊乂興儒雅革椎埋嚚悍之習以有聲明文物之美故後世猶愛而傳之今生際

承平幸得優游講論師知所以教弟子必知所以學人倫之是明天爵之是修習而安焉以至於仁全而德成焉君子哉異日轉相薰炙於化俗也何有吾又以知被其風者之皆有士君子之行也於是乎爲之記以竢

黃岳義學記代

校士館之右爲西義學距城西門盡里許其建由商力且因鹺務公所爲之商皆徽人故名之曰黃岳中關祠宇崇祀先賢徽國文公朱子童丱摳趨瞻儀生敬退而就師請業肅加也夫義學之設徒以卹貧家子耳然教之得其道則古人所謂小學者將賴此猶存而可推之以正後學之末失何以明其然也昔陸文安公至南康朱子請爲白鹿書院諸生說書文安以爲宜先辨其志因舉義利之說而痛切言之曰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得官自少至老無非爲利者朱子絕歎重其言故其訓門人大旨往往

栢合如云爲學須先分內外爲義者向內卽入聖賢之學爲利者向外卽趨愚不肖之塗是已嘗讀而思之自有科舉之學以來家習絃誦人尚揣摩父兄之中材者箴焉苟非其力不足以辦膏火將必令子弟朝夕攻苦而時時以富貴利達激發其嚮往之心倖而成則無所裨於實用不成則且陷爲利徒雖有良師欲端其始於蒙養其勢有禁不得行者蓋學術之不明久矣先賢之諄諄於是豈過計哉若孤寒之子不得已而來就義學其父兄當未必有此意卽有之而亦不能不聽師之所爲吾故曰小學可暫此存也然則小學如何曰朱子所輯之書備矣其題詞曰小

學之方洒埽應對入孝出弟勤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按此則古人為學之次第不旣了然歟又其明椒書之意謂人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不知道無古今之異未始不可行也故欲合童蒙講習以裨風化之萬一時陸文遠思對偶及虛誕之文足壞初學性質欲定一小學規朱子然之且以禪院淸規爲喻夫仰高蹈景其人若存遵而守之斟酌而行之是在善教者矣淸熙中四明諸先生與朱子時相問質其後舒廣平教授於微黃岳之下烝然興慕謂其鄉學

問之源窒而復通今徽人立此學毋亦爲問源者地乎吾見朱學之將復通於鄞也爰記諸石

椿蔭義學記 代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閭里朝夕坐於門同巷之小子從受學焉是謂鄉先生其祀二十五家子弟皆吾子弟也中世士大夫罷而歸多散詣林下優游自適或以道德文章爲書院山長則矜佩之士宗之而自髫丱至成童者懋破其澤蓋雖前明結社講學儒風大競之時於小學猶往往闕然不講若鄭之前喆曰大椿老人林公庶其當古鄉先生之稱而無媿者歟公由御史歷官參議以風節爲萬歷名臣鄉志所載余固心儀之道光戊子余倡立四門小學方集議有具狀願自建一學於城北者視之則監生林祚

烈兄弟公之仍孫也狀稱公解組後即所居大椿堂收里中孤貧子弟親爲教育一時所造就甚衆故學者稱爲大椿老人傳世彌遠子孫不忘祥烈父邑諸生嘉模志與復而未果今乃適會其時請就堂址左近斥地營構以廣前人教澤焉噫鄉先生流風遺澤如此余忝爲伊洛後裔自恨無與於道而造膺亦最以教養爲責則夫倡建小學之舉其猶得已耶闢之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自其詠歌絃誦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擴之以爲修已治人之術故子程子謂自洒埽應對上即可到聖人事此古昔門塾所傳之遺法惟

公當日藎嘗修而明之者繼自今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永永無斁可也學名椿蔭經始於某年月日告成於某年月日與各學相先後費亦略等當四學之成余旣彙申大府請予輸鐇者獎敘有差今爲之記覺於林氏獨有餘思者固以其一家昆季子姓能誦淸芬承先志而溯測所自則豈非公之教思無窮寶啟之翼之於冥漠中哉夫以人之子弟爲子弟者今猶昔也斯長爲人之父兄矣謂之椿蔭固宜

它山朱氏義塾記

宗以族得民儒以道得民此古治之與井田相繫無在而不行行之無在而不備者自井田廢而民散魏晉以九品中正明姓系其沿於世特譜學而已古之宗法蕩然也唐以來遞崇學校京師及列郡州邑詳矣鄉里則間奉朝命設社學而勢不可久於是古閭塾之制泯焉今昔政教因乎時勢而不能相通賴行誼之士追溯夫良法美意度其所宜行時自以其力修舉於一家一鄉則於政教不爲無助然近世所稱若義田若義學卒不能無舉此而遺彼志古者猶惜之鄞它山朱君孝銓以其父諱忠元兄孝鋒孝

鏞孝錄孝銘皆嘗有志收族戚戚焉慮聚居數百家之或
失業而貧失學而嬉也斥近宅地建義莊一區堂七楹樓
七楹翼以齋廡綴以庖湢繚以周垣置經蒙二塾其中堂
顏日明性塾日誼正日養正經費則以常稔田三百畝歲
入出略仿范文正義田成規而延師之脩膳並取具焉蓋
以成先志而庇其宗於法可爲備矣鄞令程君上其事大
府以請於
朝得
旨授孝銓通判職銜道光十三年事也
惟宗族淑常典未嘗有是而朱君猥蒙異數豈不以

聖世重熙累洽民物熾繁畈溢之縣邈曖廬之錯雜經畫所至期無一物不得其所苟隱處在下能明古義酌時地之所可益而以補苴乎其間實

朝廷所汲汲求者哉夫有族可聚而養與教兼令所在如是豈非大隆吾以爲朱氏此舉有合於周官九兩之二以此邀恩四方有力者聞之可以興已且朱先生自新安來嘗以新安之學設教它山至今有祭於社者昔王遵巖謂學之弊二曰俗與禪惟守徽國之宗庶乎免此而吾鄞自史果齋黃東發兩先生後爲朱學者絕匙㦛不無蹈遵巖所譏朱氏誠闡其家學淑其宗人異日寖衍寖廣薪火之

所逮陶染之所成又不獨其子姓已也吾故因其請而樂爲之記

重修裴聖君廟記

鄞志裴聖君廟在潘㟃山之陽顧不著其肇始按王公名撰記德偈銘謂州民願紀於碑王公爲公替俱在唐大歷中儻作廟始是距今既千百載矣而境人從事滋久愈虔國朝乾隆六年移建今山下章地道光辛巳嘗葺修之越廿載更新厥圖是崇是奠不日僝功庚子二月初吉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古郡縣良吏往往食祭一方其祀久近眡功德小大爲差理固然已維公以長安令奉唐天子特簡來刺明州方是時島蠻肆擾環寇之師撒萬境被兵燹室廬及塋墓幾盡人倖存者四散原野蕭然公痛民之

深竭力撫字期年逋播悉還頃因有鄰邑監有教田疇災
塾塑辟興起三年而髦穉咸欣欣得所舊志紛書事業蓋
光大若此吾聞南陽之於杜召密中牟之於卓魯皆深俎
豆報道澤弗衰矧是州公實更造之而肇有其民人以繼
生與事垂於世世故至今克殷以昌繇是論之卽踰百世
祀不爲過甚辛巳之役有以碑記來請欲傍陳邇歲靈應
事者余略之遂弗果用夫公眠茲土猶宋蘇文忠以浙西
爲桐鄉生也斯戀沒也斯歸其於遺民之靈仍愛護廕庥
或病祈禱隨感而應答焉亦宜如曰以靈異畏壘之若聲
帝野廟土神然設矣余則何敢雖然觔近而遺遠識小一

忽大恆情也公本事炳載籍無所庸贅余慮夫不知其原者之誤入於謏也故今不待請而爲之記書以施新宮且命文子華列繕王公舊文備參觀焉唐明州統鄮邑以邑治移臨三江口故公廟偏西然其東莫非流澤所及返本修古皆將有與起感慕而致肅祗者獨是境也耶

黃巢磯夜泊記

踰梅鋗嶺而南江行抵粵省治千有百里許夾江而峙者非峽則磯黃巢磯其橫突峭險之尤也其上淸遠峽卽水經之中宿下則匯粵蜀三十六江通志載名勝題詠多在此而是磯獨不預得非以陷於巢故不齒之耶余來南時順流不得泊今之歸臨夜抵此將俟詰旦登而賦焉因顧謂長子恩曰廣明之亂長安搢紳伺金輿承僞職求如天寶末凝碧池故事蓋未嘗有君子憫濁亂之極則多恕辭故果頭屈律之頌其人卒附風雅中且寃句巢之所生未聞或罪其山水孰謂是磯而可以巢汙耶不甯惟是磯之

名固莫詳其指讀朱方孚若南海百詠知巢會於此覆舟方其由閩擾粵求天平軍節度不可得因越嶺寇豫章略河陝進攻長安滔天之勢實自此始向使得麋碎土沈於磯下則唐社可以無覆而朱李亦無代興之幾矣獨咸通士大夫及八萬丁壯免應黃賊之讖哉嗟夫天命方僭山靈獨如之何然乘其困闕猝擒諸洪濤駭浪中令去甕踣不容髮自巢稱亂數十年未有被創若斯之痛者事雖不成摧陷除蔓之志固已大快於天下是磯者詈賊抗節之二生所未敢爭烈也吾意是磯當與岱東狼虎谷並莚而古今詩人不求其故至鄙棄若朝歌勝母不亦闇且誖乎

時夜將闌雨浪浪不止余與恩方假寐待晨霽比寤則櫂發已數刻矣回視江上雲濤渺然異哉此磯甘自晦以默默耶其亦激而逃俗者耶既而思之大凡善成功者不居名是殆為轂城黃石久矣顧獨恨乎若之詠若隱若見若因諸名勝牽連得書者萬一遂志續采之山靈有知將羞夫巢許之空垂簡冊也余言故不可不記甲申小除夕胥江舟中

沈文恭公畫像記 代戴健亭提軍

國朝康熙八年特命浙江提督自紹興移駐甯波建公署於城南紫薇街東因前明大學士太傅沈文恭公故宅爲之也公枋國建儲相業載史册去位家居垂十載沒後英爽是之式憑故老能言其靈蹟按禮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而署中曾不爲公立祀豈以沈氏雲仍故在援祀郤何事之說耶然考晉祀夏郊其時杞固無恙則雖有主後而不在其地卽因其地者宜爲主矣且注家釋此禮謂其昔嘗有功德於民故當祭公之在位也慮日本貢道出甯波極陳其害乃止是其惓惓鄉郡至今必且默

呵護之職海疆者又可不揭虔妥靈以祈福佑報功德耶爰奉設神龕每歲春秋及公誕日忌日敬陳牲酒如禮願後來者毋替焉向聞公畫像最多百年前尚存五六十幅今不可得見偶見册帙中一小影方袍幅巾神采奕然亟命工摹出祭之日即懸此於龕並以入交代云

憨然一吳伶面目也命爲圓圓小像於是展軸者色飛操翰者神移詠題百狀或嫫或施而幅無隙矣漫卿（余字）別讀同歲生（宋孝廉翔鳳）誌曰滇城五華山吳藩故宮環之山寺有樓曰秀華爲圓圓妝閣藏其像因暫攜至吳屬畫師臨倣而返其初本同歲生差無妄語者且故嘗游滇故漫卿疑像而未敢疑其誌翼日客過之則謂適往見生生告以妄也因問曰子何繇而畫之疑耶漫卿曰噫凡物之絕尤必非恆識所逮今夫龍人人畫之而僧繇異者師天降眞龍也今夫馬人人畫之而松雪異者師內廄飛黃也物之眞

辨畫

龍飛黃人之閭娵毛嬙圓圓即非此其倫奚遽託粉本於吳伶噫師古者恨目不能見古人以蘄至古人爲無繇矣況又以所見蔽之歟客曰然抑予謂非恆識所逮者以古畫爾子見古畫猶畫師之見吳伶焉知彼誤而子迺獨眞曰此柳子所以疑駿圖也駿圖怪不怪亦無可訾也夫古今人果不相遠耶且吾未嘗不意未見者之更愈於所見是以歎雖然吾既疑此猶不免誤於所誌凡未見之事以聞聞誤而不能晰者又可勝歎耶始重其誌轉橅此頗不欲輕筆不敢重誤人故命之曰憨吳伶